

## 第一辑

是谁创造了辉煌的古蜀文明？蜀人从何处而来，又到哪里去了？一个“蜀”字引领我们走入历史的丛林。从蜀山氏开始，蚕丛、柏灌、鱼凫相继登台亮相，三代蜀王的来源之谜却至今未能破解，或许，DNA技术就是打开这扇神秘之门的秘钥。而在史学家眼里和民间传说中，蜀人的祖先是从远道迁徙而来成都平原的羌人，最后的蜀王朝，竟终结于越南瓯雒。去年9月，越南考古学家走进三星堆“寻根”，似乎印证了这种说法的强大生命力。

## 1 | 蜀：一字开出千年风

上世纪30年代，武侠小说《蜀山剑侠传》风靡全国。还珠楼主笔下的“蜀山”，指的是现在的峨眉山。不过，四川上古历史中，却确实有一座蜀山。蜀山上居住着一个叫“蜀山氏”的部落，然而，他们并不是传说中的武林高手，而是一个距今4500年的古老部落。这个部落还开了一个先河，他们最早以“蜀”来称呼自己。上古文献中，“蜀”字代指四川一带，然而，它最早却不是地名，而是一种动物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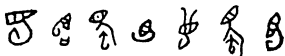


“蜀”可能是在四川历史中流传最广、出现频率最高的字，与四川人的生活、历史甚至思维方式都密不可分。四川人叫“蜀人”，国叫“蜀国”，王叫“蜀王”，地叫“蜀地”，部落叫“蜀族”，水叫“蜀水”，样样都带个“蜀”字。三国刘备在这里创立的政权称为蜀汉，五代王建、孟知祥建立的国家都称为蜀（历史上称“前蜀”和“后蜀”）。这些人当上皇帝后，都不忘在自己的国号前面加个“蜀”字。按照后人的想法，“蜀”字背后一定有什么玄秘的意义。在远古时期，“蜀”字隐含着四川先民的哪些秘密？

大约距今4500年前，一支生活在岷江上游的部落最早以“蜀”为号，他们后来迁

徙到了成都平原，据说部落后来还出现了蚕丛、柏灌、鱼凫这些流芳千古的大人物。现在发现的三星堆遗址，可能也是他们的杰作。帝颡顼（史前五帝之一）是黄帝和嫫祖的孙子，他把他的支庶分封在蜀，建立了蜀国，据说最早的蜀国，由此诞生。

## 蜀 毒虫、野蚕还是桑蚕？



古文献对“蜀”字最早的含意的解释，往往带给后人一些语焉不详的信息。可以确定的是，最早“蜀”字指的是一种虫子，至于是什么虫，春秋战国时的人一种说法，汉朝人一种说法，到了宋代，宋人又说汉朝人说的不对，一直争论不休。历史上，三个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一说蜀是有毛的毒虫，一说蜀是桑蚕，是家蚕的前身，一说蜀就是野蚕。

说“蜀”是毒虫的，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人的观点。那时候的“蜀”字还经常写成“蜎”，暗示它是一种虫类。《韩非子》里面说：“黄蜎长得像蛇，身上有毛的蜎则长得像蚕，人们见到蛇往往惊骇，见到蜎则会全身起鸡皮疙瘩，都是让人不舒服的”。这个说法后来得到了宋人的支持，在宋人编纂的《广韵》中这样说蜀：“跟蚕的样子很像，但世人却爱蚕不爱蜀。”由此看来，“蜀”大概指的是一种长得像蚕的虫子，身上有毛，在成都平原很是常见，这种虫的样子不招人喜欢，可能有毒。

长期以来，东汉人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被认为是解释字义最权威的著作。许慎说：“蜀是长在桑树上的蚕，爬行时像虫一样弯着身子。”《诗经》里面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蜎蜎者蜀，烝在桑野。”意思是，“弯着身子爬行的桑蚕，就躲在茂盛的桑树林里面”。在他们看来，蜀是桑蚕，是家蚕的前身或近祖，同一般的毒虫截然不同。

第三种观点大抵要折中一点，说蜀是野蚕，跟家蚕还有一定的距离，自然不是毒虫。由野蚕到蚕，可能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进化过程。不过，现代生物遗传学却证明，这个观点是靠不住的。野蚕虽然也能结茧，并不能像家蚕那样抽出丝来，不能驯化为家蚕。家蚕和桑蚕有亲缘关系，生物学家在它们吐的丝中发现了相同的丝素。因此，唐人张籍才在《田家行》里吟道：“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

## “蜀”字：商朝人和蜀人打仗的产物？

古蜀人虽然叫得出“蜀”来，有“蜀”这个音节，却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写不出来。最早的“蜀”字，出现在甲骨文中，学者们据此推断是商朝人最先发明使用“蜀”字，并且，热心的商朝人一下子就创造了二十多种写法。每一种写法上面，都有一个大大的“目”字，意思是“纵目”。“蜀”字最早下面没有“虫”；“虫”是后来加上去的，金文将它固定下来，直到汉隶才固定为现在的“蜀”字。

在古代，蜀可能指桑蚕，也可能指毒虫。有一种观点认为，商人造出的“蜀”字，依据的即是毒虫的意思，不友好之意，显而易见。历史上，因为商朝人和蜀人之间多战争，商朝人对成都平原上的蜀人素无好感，于是，他们就用“蜀”代指成都平原，意思是有毒虫的地方；用“蜀人”代指成都平原上的古人，意思是他们跟令人不舒服的毒虫一样讨厌。中原地区的古人，历来自我感觉良好，以他们为中心，把东、南、西、北的人分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一次也不例外。

根据对商朝甲骨文的解读，可以看出商朝人和蜀人并不友好。在甲骨文中，商朝人67次记载到了蜀人（一说42次），其中，很多是说战争的。商朝人经常在甲骨文里面有“又抓到了几个蜀人”；和蜀人打

蜀人与商朝人的战争



了一仗 我们胜利了 ”; 调集军队 准备伐蜀 ”; 到蜀地 剿灭那里岳人(当时古蜀国境内的一个部落 的叛乱 等记载 双方的关系大多数时候都是剑拔弩张的。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四川地区陆续有青铜兵器出土。1957年—1958年四川新津水观音寺遗址陆续出土了一些镞、戈、矛、钺等青铜兵器 1953年,彭县濠阳镇竹瓦街也出土了13件兵器与2件剑。让我们意外的是,这些兵器的样式跟中原地区商人兵器一模一样,两件剑上还刻着商代两个贵族“覃父癸”和“牧正父己”的名号。毫无疑问,他们是商朝人的东西。

商朝人的东西为何出现在蜀人的地盘上呢?最大的可能就是战利品。商代人与蜀人的战争既然不断,自然有胜有负,一些商代将士可能被古蜀人俘虏,兵器也被缴获。到了商朝中期,双方的关系稍微缓和了一点,有了一点交往,不过,商代人跟蜀人的交往仍然像如履薄冰一样 他们到蜀国之前 都要算上一卦 看看自己的运气怎么样。回来后 如果没出意外 还要在甲骨文里记下来:“这一次到蜀国去了 很幸运,没有灾祸。”那神态语气,大抵是松了口气一样的。

## 蜀山氏:最早以蜀为名的四川人?

大约距今45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中国大地上生活着若干民族和部落。黄河流域有黄帝,渭水一带有炎帝、蚩尤,云贵高原有百越和百濮,青藏高原及其以北地区是氏人和羌人。而在岷江上游,一个叫“蜀山氏”的部落兴起,它是中国最早以“蜀”字来命名的远古部落。他们是蜀人的古老祖先,在《山海经》、《世本》等古老的史籍中,均有关于蜀山氏的记载,据说他们最早居住在岷江上游一带,是古羌人的一支,世居蜀山,故有“蜀山氏”之称。

那么,蜀山到底在哪里呢?《史记》里面有一段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急于标榜自己的盖世之功,就命令礼官祭祀天地名山、大川鬼神,蜀山也是其中之一。司马迁说,所谓蜀山,就是岷江上游的岷山。

这时候的岷江两岸和岷山原始森林茂密,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植物丛生,走兽出没,遍地可以生长桑叶,是蜀山氏部落理想的栖居地。他们的活动区域,据说北到了松潘草原,南到茂县、汶川,西到大渡河流域的黑水、理县、马尔康等,东到了白龙江。他们除了狩猎、畜牧外,据说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早就穿上了丝绸绫缎。养蚕技术的兴起跟岷江上游温暖湿润的气候,实是分不开的。

从蜀山氏开始,古蜀历史的脉络逐渐清晰,进入了半信史阶段,我们熟悉的三代蜀王,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登台亮相。一种说法是,

蜀向家蚕的转变过程，也就是蜀山氏向蚕丛氏过渡的过程，蜀山氏部落最早以“蜀”为号，蜀变蚕后，他们便以“蚕”为号，改称“蚕丛氏”。证据有两条：一是蚕丛氏的“蚕”就是蜀进化而来的；二是自古籍中出现蚕丛氏以后，原本频频出现在史料中的“蜀山氏”似乎就在一夜之间消失了，不复见于史料中。

直到今天，四川许多地区，依然流传着蚕丛将蜀驯化为家蚕的传说。据说蚕丛氏部落生活很简单，居无定所，随着他们的首领蚕丛到处迁徙。所到之处，都举族养蚕，而那里马上也就成了热闹的集市。传说蚕丛王常穿一件青色的衣服，巡行郊野，教民养蚕，他死后人民就尊他为“青衣神”。今天的四川青神县，据说也因此得名。据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是蚕丛的生辰，直到上世纪50年代，每年的这一天仍然还有许多百姓拜祭蚕丛。

南宋时，罗泌在《路史》中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蚕丛、柏灌、鱼凫各活了数百岁，部落名就叫蜀山氏。他们是蜀山氏的蜀王，原先生活在岷江上游汶川、威州姜维城一带，后来逐渐迁徙到成都平原上。据说两晋时期的绵竹（今绵阳一带），还曾有过蜀山氏生活的痕迹，而他们最终在广汉一带立国。今天的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众多可能与蚕丛、鱼凫有关系的文物，让蜀山氏在广汉三星堆建国的历史，变得可信。

## 鱼凫王：五帝之一颡项的后代？

蜀山氏是最早以“蜀”为族称的部落。在《史记》、《山海经》中，还记载着一个最早以“蜀”为国名的国家，这个蜀国，也跟蜀山氏有关。

《史记》里面说，西陵国，今四川盐亭一带，可能是成都平原上较早的一个古蜀部落，的嫫祖最早与黄帝结亲。黄帝和嫫祖生有两子：青阳和昌意。昌意娶蜀山氏女昌濮为妻，生下高阳。高阳后来继承帝位，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带



也就是帝颡顼，并把他的支庶分封在蜀。从此，蜀便成了中原的一个属国，大禹建夏后，据说蜀还是夏国的王侯。这个传说被蜀人口口相传，因此，后世的蜀人经常对外人说“我们是黄帝的子孙”，渊源就在这里。

颡顼的支庶最早建立蜀国，而这个蜀国据说跟我们熟悉的鱼凫王也是有关联的。在蜀人编纂的《山海经》中这样写道：“有一种鱼，半身偏枯，一半是人形，一半是鱼体，名叫鱼妇。据说是颡顼死而复苏变化成的。适逢风从北方吹来，泉水得风涌溢而出，蛇变化成鱼，死了的颡顼便趁蛇鱼变化未定的时机，托体鱼躯，死而复苏。人们因此称这种和颡顼结为一体的鱼叫鱼妇。颡顼死了是不会复活的，一半人形的鱼大抵也是没有的。这些人或者动物背后，说的可能是一种族属的变更。一种观点认为，所谓鱼妇，就是鱼凫；颡顼死而复苏，跟鱼结合，说的可能是颡顼部落跟一个和鱼有关，可能以鱼为图腾的部落组成了一个部落联盟，名称就叫鱼凫，而所谓风从北方吹来，泉水涌溢而出，则可能暗示着某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山海经》的意思大抵是：鱼凫王是颡顼的后代，继承了颡顼的部落。

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一根金杖，这根金杖似乎验证了《山海经》中“鱼凫和颡顼”的记载。在这根金杖上，雕刻着一条鱼，一只鸟，一个人头像。同样的图案还出现在了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带上。而持“鱼凫颡顼说”的学者坚信，鱼跟鸟合起来，正是鱼凫，而旁边的人头，可能就是颡顼，这幅图案表达的正是“颡顼死了又复活，变成鱼凫”之意，颡顼是鱼凫部落的源头与祖先。

## “巴”字溯源

跟“蜀”字一样，古人对“巴”字的解释也各执一端。汉人认为是能吞象的蛇，唐人则认为是芦苇，《禹贡》说得更玄，说巴字代表的是弯曲的水流形状，把“巴”字用成了形容词。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句颇为有趣的记载：“苴、蜀相攻击”。这句话很是让人摸不着头脑，“苴”就是芦苇，四川俗称芭茅，缘何这样的芦苇能与蜀“相攻击”？到了唐代，司马贞才第一次作了解释，苴应该音“巴”，因为苴是巴地的常见之物，因此历史上长期出现了用苴代巴的说法。司马迁的意思可能是很久以前，巴人与蜀人的战争便不断。

在《山海经》中，也有对巴的解释，同样离奇莫名。传说西南有个巴国，有条也叫“巴”的大黑蛇，青色的脑袋，能吞下一头大象，三年后才把骨头吐出来，后人便用“巴蛇吞象”比喻人心贪婪不足。在这里，巴被借指一条可以吞下象的蛇。

比较通行的一种观点是，在远古成都平原东部广大地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口音有点问题，常常把石头的“石”念做“巴”。久而久之，他们也分不出来什么是念“石”的音，什么是念“巴”的音了。考古学家相信，这是解开“巴”字由来的秘钥，被借指一条可以吞下象的蛇。

古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来源于一些巨大的石头中。夏王朝的缔造者大禹，即被后人认为生于四川北川县一块名叫“石纽”的巨石中。据说巴族也不例外，他们最初崇拜大石，并且以石为号，他们经常对外人说：“我们叫石族，崇拜石头，祖先是从石头里面出来的。”不过，由于他们分不清“巴”和“石”的发音，在外人听来，便成了“我们叫巴族，崇拜巴头，祖先是从巴头里面出来的。”到了后来，称他们为“石”的反而少了，更多的人就以“巴”来称呼他们的国家与部族了。



## 2 | DNA：破译蜀人来源的秘钥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唐代的李白不知古蜀为何，现代人通过考古发现也不能尽解其中之谜。谁创造了辉煌的古蜀文明？是羌人还是来自山东的有缙氏？谁是蜀人的祖先？是营盘山人吗？现在考古不能解答的，或许 DNA 技术可以给出答案。

### 用 DNA 技术解开古蜀之谜

腓尼基是古代地中海一系列小城邦的总称。公元前 12 世纪初，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许多商站，后来成为著名的商业中心，如法国马赛。

公元前 6 世纪至公元前 4 世纪，腓尼基各城邦先是被新巴比伦王国征服，后来又落入罗马人之手。腓尼基陷落后，燃烧的火焰持续了 17 天，烧尽之后，灰烬有一米多深。就这样，腓尼基人从地球上消失了。腓尼基人到底有没有幸存者，这些幸存者又去了何方，成为一个千古之谜。

前不久，牛津大学考古学家威尔斯通过 DNA 分析得出结论：腓尼基人迁徙到了东方。他先是在一个山洞里找到了腓尼基人的骸骨，然后沿着地中海收集人类血样，最终找到了腓尼基人的下落，今天的黎巴嫩人和腓尼基人的遗传特征最接近。这说明腓尼基人很可能就是黎巴嫩人的祖先。

一个困扰了世人几十个世纪的千古之谜，通过 DNA 技术，马上得到了答案。除了腓尼基人失踪之谜以外，DNA 技术还成功破解了埃及法老的死因及阿兹台克人在祭祀死神的场所举行食人宴之谜。历史

在 DNA 技术面前，似乎再也没有了谜团。

提到考古，一般人的印象可能是考古学家蹲在地上拿着铲子一点一点挖土，历经千辛万苦，把埋藏在地下多年的文物挖掘出来，把 DNA 技术运用于考古似乎还是一件新鲜事。那么，运用了 DNA 技术，可以解决哪些铲子无法“挖”出的谜呢？

在考古学上，DNA 技术主要用于解决“人”的问题，比如说具体运用在古蜀文明考古上，可以比较和分析宝墩人与三星堆人、三星堆人与金沙人之间的异同，检测他们之间是否有血缘关系。考古发掘为它提供古代人类和动物遗骸的古代生物分子，通过建立基因库，从而构建出一个王朝、一种文明的系统发育树，找到它的枝节和它的走向。

在国内，考古 DNA 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2003 年，考古学家通过对北京老山汉墓女主人 DNA 的分析，发现她是一个长相端庄的中原女子。此外，DNA 技术还被用于检测千年凤棺契丹女尸身世之谜。目前，国内考古学家正试图运用 DNA 技术解决中国古代民族的种系及其迁徙、分化、融合情况。

2004 年 11 月，成都市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传来消息，他们将与吉林大学边疆研究所合作，把 DNA 技术运用于考古中，来检测此前发现的古蜀人人骨。成都平原的历史能否就此真相大白？史前关于蚕丛从岷江上游迁徙到成都平原的传说能否得到证实？古蜀人之谜能否因此揭开？

宝墩时期的古城遗址

## 谁是成都人的老祖宗



成都平原的文明史始于宝墩时期。宝墩遗址是我们通往失落的古蜀文明章节的大门，它们距今大约4500到3700年左右，零星地散落在成都平原各个角落，如同一部绵延亘古的史书，记载了古蜀人第一次在成都平原上拓荒的历史。一个遗址 往往就是一段文明的缩影 历史在这些遗址身边做了一个短暂的停留，旋即改变了方向。于是，另一段历史降生了，跟以前相比，它显得生机勃勃，变得更加先进，向着下一个遗址迈进。

似乎在一夜之间，宝墩人就出现在了成都平原上，在此之前，考古学家从来没有在成都平原上找到文明的痕迹。如此说来，宝墩人可能是从成都平原以外迁徙过来的，这次迁徙，直接改变了成都平原的面貌。那么，究竟谁才是成都人的老祖宗呢？

历史学家将目光投向了营盘山。

营盘山遗址 在四川茂县 长期以来，这里被认为是长江上游文明的起点。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彩陶与马家窑文化属于同一类型，而马家窑文化远在千里之外的甘肃、青海。这似乎可以证明，早在史前时代，当时在甘肃、青海地区的古羌族的一支不远千里来到了茂县、汶川岷山山系一带，他们的文化中心就在营盘山。

这些羌人在营盘山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迄今为止，他们仍然是中国最早使用朱砂的人，这种浓妆淡抹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三星堆、金沙时期。

这些不远千里，迁徙到营盘山的古羌人跟宝墩人有什么关系？考古学家发现，与营盘山遗址隔江相望的沙乌都遗址出土的文物与宝墩文明极为相似，而早期的营盘山人又是西南地区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共同祖先，他们创造的文明是古蜀文明的源头。

如此说来 便有这样一个线索 早期羌人辗转来到四川 当时的成都平原水患肆虐，不适宜居住，他们便最先在岷山附近落脚。进入成都平原后，羌人不断发展壮大，并且衍生了许多部落，沙乌都人便是其中一支。古蜀人从甘青草原到岷江，再从岷江迁徙到成都平原，如同一幅卷轴画，随着历史的演进，慢慢拉开。

在营盘山遗址的一个房屋基址坑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两具完整的男女骸骨 他们似乎当时同时遭到了活埋。男性骸骨呈痛苦挣扎状 双膝弯曲 大大张开嘴露出牙齿 在被活埋前 他还在大声呼喊着 女性骸骨也有被捆绑的痕迹，腿骨和股骨已经断裂，考古学者猜测，她在



左图 营盘山古人复原图

右图：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奴隶遗骸

活埋前，已经被斩断双腿。这两个人到底是谁？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何同时遭遇了如此惨烈的屠杀？

考古学家证实，5000多年前，营盘山古蜀人在房屋奠基仪式中有用奴隶、战俘及地位较低的人来埋垫坑的风俗。从文化意义上讲，遗址发现的“人殉”似乎就是成都人的“老祖宗”。

营盘山人、沙湾都人、宝墩人，如果上面的推断合理，这三种古蜀人之间必定会存在血缘关系，考古学家希望能通过DNA检测出他们之间的血缘联系，如此一来，便可以发掘出整个成都平原的脉搏和早期古蜀人的迁徙路线。

## 不断迁徙的宝墩人

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在成都平原上发现了宝墩、芒城、新津等7座宝墩时期的部落遗址，这些部落都夯筑了城墙。这些带有城墙的村落被称为“城”。

若干年前一支迁徙大军走向成都平原



宝墩文化延续了大约800年，奇怪的是这期间宝墩人一直在不断地迁移，他们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成都平原。战争和迁徙贯穿了宝墩人的一生。考古学家证实，宝墩的古城遗址之间虽然有继承性，却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宝墩人停滞不前。

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700年，宝墩人在古老的成都平原上延续了800年，他们艰辛地与自然斗争，顽强地繁衍进化着，留下了成都平原上第一部关于生存和文明的史诗。

## 三代蜀王从何而来

根据文献的记载，蚕丛来源于岷江上流，鱼凫是从长江中游迁徙到成都平原的，杜宇来自云南，鳖灵则是楚人。这些蜀王，为什么会相继来到成都平原呢？

这些古蜀先王不仅改变了成都平原的面貌，还带来了诸如战争、民族融合、生产技术、文字、语言等文明体系，在这些文明体系的作用下，成都平原的历史一度变得纷繁复杂。

成都博物院副院长李明兵说，虽然现在我们还无法考证蚕丛、柏

灌、鱼凫、杜宇这几位蜀王的真伪，目前的考古发现却与文献有着较大的出入，迄今为止，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古蜀是一个独特而完整的文明体系，外力作用很少或者几乎没有。文献与考古，究竟哪一段才更接近古蜀历史？

《蜀王本纪》记载“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传说蚕丛部落善于养蚕，早就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生活，蚕丛教人养蚕纺纱，受到部落的拥戴，被推举为部落首领。后来，蚕丛率领部族从岷江上游向成都平原迁徙，吞并和同化了成都平原上的其它部落，逐渐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部落。考古界尚不能确定这次迁徙发生的时间，然而，古羌人从甘肃青海迁徙到营盘山，并逐渐发散到整个成都平原的历史已经得到了考古验证，如此说来，蚕丛部落似乎就是营盘山人的一支。

## 谁是金沙的主人

金沙遗址

考古学家猜测，大约距今 3700 年左右，黄河中游的二里头文化



进入成都平原，在它的催动下，三星堆文明应运而生，成都平原的面貌为之一变。

二里头文化是中原地区的青铜文明。北京大学孙华教授认为，三星堆青铜文明的产生与当时夏代有着密切的关系。夏代时期，与夏王朝有姻亲关系的有缙氏背叛夏王，遭到围剿，他们的一支辗转来到今天的湖南、湖北 顺江而上 来到成都平原 与当地部落结为联盟 并最终取得古蜀国统治权。有缙氏给三星堆带来了青铜文明，这也是三星堆文明与宝墩文明截然不同的原因。他们的首领是不是传说中的柏灌、鱼凫？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考古学家都无法猜测三星堆人为何舍弃了他们发达的国都，一直到金沙遗址的出现。

考古学家认为，金沙遗址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个中心到底属于谁，也是一个谜。

金沙的故事似乎关系到了两个朝代。《华阳国志》记载：“鱼凫国破后，杜宇王朝代之而兴。”传说杜宇从朱提（云南昭通）一带出发，辗转来到成都平原，当时的三星堆文明已经奄奄一息，杜宇毫不费力便夺得了古蜀的统治权。

杜宇王朝统治的最强盛时期，古蜀国势力北抵陕西汉中，南到青神，西达天全，东临嘉陵江。古蜀国的版图第一次跨出了成都平原。然而，这个强盛的王朝却只是一个存在于文献典籍中的王国，考古学家至今都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它的存在，这个强盛的王朝湮没在历史的泥沙中，不知道被时间冲到了成都平原的哪个角落。

考古学家推断金沙遗址与杜宇王朝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金沙遗址很可能会改写杜宇王国有史无据的历史。然而，随着发掘的深入，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却具有了更多的相似性。考古学家于是又把目光投向了三星堆。

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金沙遗址到底属于哪个王朝，不过从出土的文物上判断，考古学家更愿意相信金沙文明是三星堆文明的延续，并试图用其解释三星堆文明突然消失的原因，即三星堆人迁移到了金沙。

但这仅仅是推测，金沙，到底属于谁？

还有一个谜是开明王朝。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开明王朝遂灭。传说开明王朝王子安阳王带领一支残部辗转南迁，最后到达交趾，也就是今越南北部，建立了自己的瓯雒国。现在，DNA似乎可以见证瓯雒人和古蜀人的关系，这个瓯雒国，又是一个古蜀人的国度吗？

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古蜀王朝真的存在过吗？现代的DNA技术，也许能为我们打开这扇神秘的历史之门。

### 3 | 越南瓯雒：最后的蜀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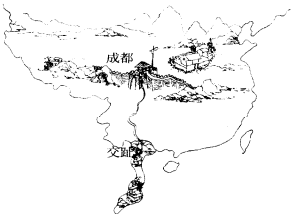
开明王朝亡国后，有关蜀人南迁越南的记载频频出现在史料中。1993年越南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枚牙璋，它与三星堆牙璋的形制几乎相同，这块牙璋成为了破解蜀人南迁的秘钥。

去年9月，一批越南考古学家走进三星堆“寻根”。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考察三星堆文明，尤其是比较越南长晴遗址出土文物与三星堆文明的相似性。长期以来，考古界一直认为三星堆文明曾经波及到越南北部，对越南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究竟是何时，又是何人把三星堆文明带到越南境内呢？

三星堆遗址精美的出土文物，让越南考古学家惊异不已，他们认为从出土的文物上分析，三星堆文明与越南文明可能存在着渊源。如此说来，有关蜀太子安阳王和瓯雒国的传说似乎由来非虚。

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开明王朝遂灭。然而，柔韧性极强的蜀人却顽强地在遥远的越南北部又建立起他们的国家和都城。传说开明王朝王子安阳王带领一支残部辗转南迁，最后到达交趾，也就是今越南北部，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蜀朝”。这个“蜀朝”延续了大半个世纪。

这个谜一样的蜀王子和他建立的瓯雒国，只是一个简单的传说



成都到交趾漫长的迁徙道路

吗？

## 交趾 南迁路线之谜

这个谜一样的蜀王子如同一部年久失传的史书，带给我们语焉不详的历史，关于安阳王和瓠雒国有着太多的故事和传说，这其中央着时间的黑洞，让人难辨真伪。

交趾，在今天的越南北部，这个传说中的中国南大门拥有着太多的神话色彩。不论是正史《史记》还是诸子百家的《淮南子》、《吕氏春秋》、《墨子》抑或是政治典籍《尚书》甚至是被认为是记叙着巴人充满魔力咒语般巴歌的《离骚》都提到了交趾。历史给予了交趾太多的眼球。

书籍中的交趾常常跟中原地区上古先王神农、颡顼、高阳联系在一起，用来说明上古时期中原地域之广。这个被斥为“南蛮”的地方距中原地区有万里之遥，现在，我们走出四川，险峻的高山和崎岖的蜀道仍然让我们畏惧。在遥远的战国时期，究竟何处藏着一条蜀道，能让古蜀人完成如此壮观的迁移？

据考古学家考证，出成都至雅安，逾大相岭至汉源，渡大渡河至越西，再逾小相岭至泸沽，最后沿安宁河至西昌，这条线路就是当年的通交趾之路。史载，交趾“去京西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横跨了大半个中国。

如此说来，当时似乎的确有这样一种可能：蜀王子率其部落，自成都平原向西南，辗转来到交趾，建立瓠雒国。

《交州外域记》详细记载下了这次壮观的迁徙：“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如此庞大的迁徙队伍，带来的除了战争，还有先进的文明和技术，交趾的面目由此改变。

这些雒王雒侯也是迁徙者，和安阳王一样，战争使他们流离失所。考古学家证实，雒王雒侯是越王勾践的后世子孙。《史记·越王勾践传》记载：春秋时，越国传至越王无疆时，楚威王兴兵伐越，杀无疆，越国诸侯逃窜至交趾，大者为王，次者为侯。然而，随着安阳王的到来，被人认为是避风港的交趾重新沦入了战争和争斗中。

安阳王率蜀人迁徙



古蜀国亡于成都平原，又兴于交趾，一个朝代的沧桑跨越了千山万水，交趾是古蜀人最后一个起点，从那以后，古蜀国陨落了。

## 安阳王：真假蜀王子之谜

有关安阳王的传说纷繁杂乱。这个传说中带领蜀人建立瓯雒国的首领到底是谁？他真是开明王朝的太子吗？

历史上，开明王朝有一个早夭的太子，然而，历史却没有给予他太多的荣耀，甚至还没等到继承王位，这位太子就一命呜呼。《华阳国志》记载：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等从石牛道伐蜀……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灭，凡王蜀十二世。”依照现在的区域划分，四川彭州、湖北益阳、辽宁凌源都有白鹿山，这位蜀太子究竟死于何处，成为了开明王朝最后一个未解之谜。

秦灭蜀后，欲册封蜀王，无奈蜀太子已死，只得草草册封了三个蜀侯了事。这个早在国破时就葬身战场的蜀王子，如何又能率众人迁徙到交趾呢？

有历史学家推测，这个蜀王子，并非真的蜀太子，只是一位蜀人假借太子的名义。历史上对于安阳王的记载，流传着很多版本。《水经注》、《越史略》记载带领蜀人迁徙建国的安阳王姓蜀名泮，巴蜀人，在位五十年，定都螺城。传说开明王朝的开创者是鳖灵，考古学家期望可以从考古发掘中找出关于开明王朝蜀王姓氏的资料，这是证实安阳王与古蜀关系的一个重要线索。

## 瓯雒国 蜀人建国之谜

一个国家想要变成什么或者追求什么，往往可以从它留下的遗址中发现一点线索。在这条线索中，每一个细节似乎都可以触摸到古蜀人的灵魂。

长晴遗址，在越南北部，长期以来，这个遗址一直被考古界认定是瓯雒国的都城，在这座被认为是古蜀文明延续的遗址中，又一个三星堆文明仿佛降临了。

牙璋，自唐代以来一直被用作兵符，一般分为两半，一半留朝廷，一半交将帅，出兵时合二为一。三星堆遗址也出土了牙璋，然而却是作为祭祀之用。越南长晴遗址出土的牙璋，大小形式都跟三星堆差不多，这仅仅是巧合吗？

考古学家推测，在遥远的交趾，蜀人似乎继续着他们的祭祀形式。在瓯雒国，祭祀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虽然赶不上三星堆的奢华与繁荣，却似乎拥有着相同的模式。古蜀人把他们的宗教和祭祀原封不动地带